

# 版權費進入理性時代？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距離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開幕僅剩一周，香港球迷已進入備戰狀態。雖然比賽多數在凌晨三四時進行，但一眾熱愛足球的球迷們，相信仍願意熬夜觀賽，為自己喜愛的球隊實時打氣。

今屆世界盃可謂特別受關注，主要是中國轉播版權談判久久未能落實，一度令外界擔心14億球迷可能無法收看。所幸有驚無險，最終中國以6,000萬美元簽下版權，比FIFA最初開價的3億美元大幅下調約四分之三，屬各界意料之外；這次談判結果亦引發亞洲區連鎖反應：印度最初被要求兩屆合共1億美元，最終還價至1,000萬至1,500萬美元；馬來西亞被叫價5,000萬美元一屆，最終由政府撥款670萬美元資助才達成協議；泰國同樣面對4,000萬至4,900萬美元的高價，最終在政府推動及企業贊助下勉強成交。雖然亞洲各國版權費都有調低的現象，但為何中國能取得較大議價空間呢？主要因市場規模龐大。以上屆世界盃為例，中國收看觀眾接近總觀眾數的一半，加上中國企業今屆贊助總額高達14億美元，若未能轉播，贊助商可能索償約6億美元違約金。FIFA原本預計2023年至2026年總收入130億美元，其中轉播版權收入預算39.25億美元，但現時現實情況可能難以達標。

世界盃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單一體育項目，其版權定價究竟該如何決定？為何會存在如斯大的價格差異？在商業社會，價格通常由成本加合理利潤形成，四年一度的世界盃，加上足球迷人口龐大，自然議價能力非常高。FIFA雖為非牟利機構，肩負推廣全球足球的責任，但版權費若隨市場需求無止境上升，或會反過來阻礙足球在部分地區的發展。歐洲等足球成熟市場或能承受，但對亞洲大部分發展中地區而言，高昂版權費確實難以帶來實質宣傳效果。

7天後世界盃即將開幕，今次亞洲區版權談判遇到的阻力，值得FIFA認真反思全球定價體系。不能只看人口和流量，更應考慮廣告市場、國家足球水平、時區差異等因素，否則2030年世界盃版權談判可能再次重演類似困境。香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轉播世界盃和奧運亦曾經盈利，但後來正因盈利而使電視台激烈競爭，版權費暴漲，導致多屆嚴重虧損，近年在政府資助及版權費回落下，才得以繼續轉播。其實不少國家及地區由公營電視台負責大型體育賽事轉播，以確保公眾利益，所以香港現時經過時間洗禮得出此購買模式，說不定就是最適合香港的一種。

世界盃版權談判再次提醒我們：價格不能只看市場規模，更需兼顧全球足球均衡發展。希望FIFA未來能建立更合理、公平的定價機制，讓更多地區球迷都能共享這場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。

# 安老院住上癮

方寸不亂 方芳

這陣子，銀髮朋友都在議論內地醫養安老水準好，朋友從加拿大回來度假，試住深圳醫養社區泰康之家，鵬園，竟然住上癮，本來計劃試住兩個月，現在要延期住夠半年。聽來有點匪夷所思，深圳安老院果真有那麼好住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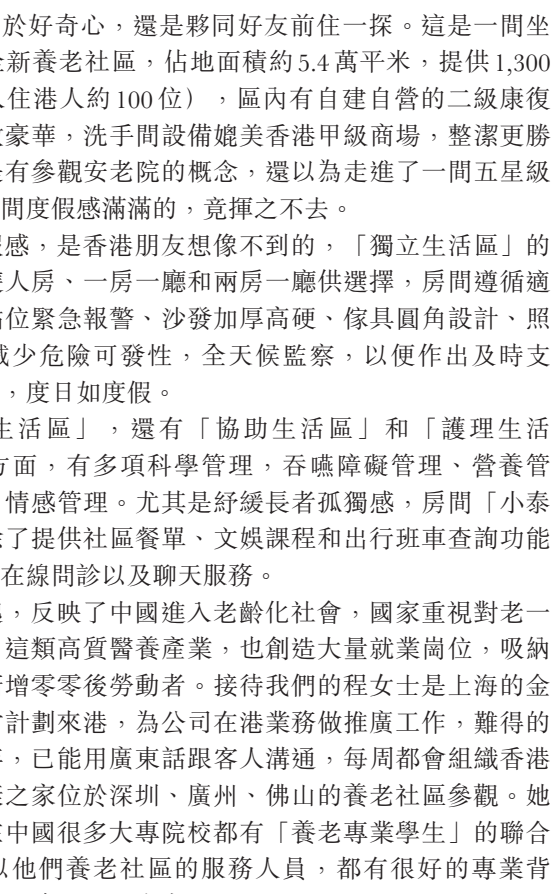
出於好奇心，還是夥同好友前往一探。這是一間坐落深圳東部的全新養老社區，佔地面積約5.4萬平米，提供1,300個養老單元（入住港人約100位），區內有自建自營的二級康復醫院。大堂寬敞豪華，洗手間設備媲美香港甲級商場，整潔更勝一籌，如果不是有參觀安老院的概念，還以為走進了一間五星級度假酒店，忽然間度假感滿滿的，竟揮之不去。

安老院有度假感，是香港朋友想像不到的，「獨立生活區」的房間有一房、雙人房、一房一廳和兩房一廳供選擇，房間遵循適老化設計，多點位緊急報警、沙發加厚高硬、傢具圓角設計、照明防眩光等，減少危險可發性，全天候監察，以便作出及時支援，安全便安心，度日如度假。

除了「獨立生活區」，還有「協助生活區」和「護理生活區」。在護理方面，有多項科學管理，吞嚥障礙管理、營養管理、跌倒管理、情感管理。尤其是舒緩長者孤獨感，房間「小泰音箱」在線，除了提供社區餐單、文娛課程和出行班車查詢功能以外，也可提供在線問診以及聊天服務。

醫養服務興起，反映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，國家重視對老一輩貢獻的回報。這類高質醫養產業，也創造大量就業崗位，吸納高質素人才和新增零後勞動者。接待我們的程女士是上海的金融碩士，以高才計劃來港，為公司在港業務做推廣工作，難得的是，她來港兩年，已能用廣東話跟客人溝通，每周都會組織香港的長者前往泰康之家位於深圳、廣州、佛山的養老社區參觀。她又介紹到，現在中國很多大專院校都有「養老專業學生」的聯合培養合作，所以他們養老社區的服務人員，都有很好的專業背景，平均年齡約33歲，正是青春養老人。

雖說是度假式養老，性價比高，但住慣熱鬧社區的港人，未必適應遠離市區的孤獨感；倒是外國準備回流的朋友，習慣外國生活的空間感和距離感，回到內地度假養老，反而樂在其中。



寬敞流線型大堂 作者供圖

# 有心才有情

七嘴八舌 小臻

在一次學生參訪活動中擔任導師，認識了一班很正向的學生哥，他們本來就是學校的優秀學生，所以都很乖，有禮貌、有紀律，與他們一起讓人感覺他們都會成為社會棟樑，這樣的孩子養幾個都不會後悔。當中有位讀中文中學的中二生，為人感性，喜歡寫作，又很積極向上，敢於拉着導師請教，亦因此我們成為可以聊天的朋友。這個小朋友很有心，出外會買小手工信給我，請了他食飯，他又又要回敬請我，小小年紀懂得導師重道，難得。

本來就喜歡與年輕一輩交往的我自然樂於繼續和這小朋友交流。但這個學生哥有點多愁善感，希望給他多點正能量，約好去看畫展及話劇，他想去看是枝裕和的經典電影《下一站，天國》的舞台版，這劇內容是一場對回憶、生死、靈魂的溫柔拷問，要帶領觀眾掂量生命的輕重。他想想是因為好奇作者對死亡的看法。年紀這麼小就想死亡的問題？

他某日搭車返學，收聽電台突然聽到一首詩，詩人講：下輩子要做一個不用思考的人，不做詩人。便令他想到AI發展那麼快，人不愛思考了，分鐘AI使用者變被AI使用者，自己將來畢業出來工作不知可以做些什麼。一個還有6年才出社會工作的人，現在就開始擔憂，真是思想早熟。

勸小朋友思想不應那麼灰暗，人的思維會影響其行為及運氣，青少年要具陽光和朝氣的氣場。社會在高速發展，6年後會變成怎樣沒人肯定告訴你，重要的是跟上時代步伐，參加多些科技講座和學校的活動。

近日收到他的訊息問我，又是一年畢業季了，送別時到底應該笑還是哭？我說當然是笑啦，後生仔應該堅強些。況且若是很聊得來的好同學，日後有假期也可以約見面呀，當然人有感觸時兩滴眼淚也很正常。他竟說：「也贊成笑着說再見，但只能假笑，主要是不想送行的人傷心，自己內心在哭。」原來有同學要去外國，日後見面就比較難。安慰少年人當然要用正向思維，他們心靈仍脆弱，特別是香港的小孩。

在成年人世界要面對現實，明白人與人之間的交會的確會受時間和距離遠近影響，不管是友情、愛情、親情都一樣。同學、同事、男女朋友、親人分開在不同地方工作生活，若是久不見面，人會變得陌生。雖有人說有種叫距離美，少見少摩擦，到相見時會分外熱情、分外珍惜；然而大家明白當中已帶點客氣。戀人的兩地情能維持開花結果的很少，距離遠減少見面，交流少了，人的關係會漸漸疏離，隨着時間的流逝，感情也會流逝，除非雙方都有心維繫、互相廝守，不然確難回到當初的那種情分。

遠親不如近鄰，這句古語有道理，不然不會有搬屋難捨街坊。人要常來常往，互相關心感情才增進，哪怕是見面送上一句問候，送對方一碗湯、一杯咖啡、一塊餅、一個生果都可以暖人心，有心就有情。

# 漫畫 卡通 連環圖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上世紀出生的那一輩，開始對閱讀感到興趣時，最先感到吸引的，必然是附有文字說明的圖書。

一生熱愛美術的「家廚」，說他就算看過中外那麼多名畫，最難忘的，還是童年時看過的漫畫。有天在他舅舅家裏看到好幾份報章的漫畫便喜歡到不得了，要求舅舅每月把報紙的漫畫副刊儲存起來留給他。

來自不同報章，陳子多的《太平山下的故事》、袁步雲的《細路祥》、李凡夫的《大官》、李凌翰的《吉叔》、雷雨田的《烏龍王》和楚子的《大班周》，以及《新晚報》《香港文匯報》《星島日報》《星島晚報》每周一次的漫畫版，都成了「家廚」童年重要的精神食糧。

「家廚」說《新晚報》的畫版還是開風氣之先，《香港文匯報》隨後，很快《星島日報》《星島晚報》和大小報章也無一不增設漫畫版了。他還記得其中一家環球報，雖與時事新聞無關，吳化鵬的六格幽默漫畫卻貼近報頭，可見當時報章對漫畫的重視。

「家廚」說那時候漫畫90%以社會現實生活為題材，名家技法各具一

格，漫畫迷在畫中看人物看久了像朋友一樣親切，與傳統殿堂級國畫、西洋畫止於欣賞、過目則忘的感覺完全不同，始終還是偏愛文化報章上帶有生活味道的漫畫。

我問他漫畫和卡通有什麼不同，他說雖然卡通來自Cartoon的音，但是主角多以變形動物為主，以前的讀者就不會把卡通和漫畫連成一體。

就算是連環圖，既然以「連環」之圖編成長篇故事而自成風格，也沒有人稱之為漫畫。初期連環圖作者都自詡嚴肅，取材多來自歷史英雄故事或民間傳說，首批作者筆底取材傳統國畫，功力大多深厚。可惜後期湧現大量妖魔鬼怪強調官能刺激的故事，導致不少無知少年尋師上山學藝，離家出走而無故失蹤，飽受家長老師力斥之下，正路優秀的作品聲譽亦受到連累。近20年連環圖作者被迫洗白泛稱漫畫，如今漫畫卡通連環圖才拼成三位一體。



當年連環圖是以租看為主的公仔書。作者供圖

# 添馬海濱漫遊記

欣有靈犀 王欣

這次閒遊香港，我和友人特意避開擁擠的商街，來到金鐘特區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周邊的添馬海濱漫行。原本以為這裏只是莊嚴的行政區，走過一圈才發現，這片藏在鬧市裏的海濱，溫柔又自在，最適合慢慢走、靜靜看，感受最真實的香港日常。

傍晚，我們從添馬公園開始。踏出金鐘港鐵口，經過一條天橋，鬧市的喧囂瞬間被滿眼綠意隔開。遼闊的草坪乾淨柔軟，大樹撐開濃密樹蔭，海風穿過枝葉輕輕撲在臉上。路邊不少市民鋪着墊坐憩，有人獨自看海發呆，氣氛鬆弛又治愈。

放眼望去，政府總部與立法會大樓靜立綠茵盡頭，線條簡潔端莊。最打動我的就是「門常開」的設計，沒有高不可攀的距離感。站在草坪上遠望，莊嚴的建築、蔥鬱的綠樹、湛藍的天空融為一景，讓我真切體會到，法治和制度從不是生硬的詞彙，而是融入這座城市、守護日常的溫潤底色。

順着海濱往前走，就來到每年舉辦Art Central展覽的海濱空間。還記得三四月份時，如果遊客剛好趕得上這段時間訪港，會見到白色的臨展帳篷依海而建，各類藝術裝置點綴岸邊。不同風格的藝術作品與維港海景相互

映襯，摩登又雅緻。漫步其間，一邊是海風海浪，一邊是人文藝術，不知不覺就讓身心放鬆下來。這條小路很奇妙，把嚴肅的城市核心和鮮活的藝文氣息串在一起，讓這趟行走變得格外有韻味。公園的觀景台，是我們這趟行程最驚喜的打卡點。站在這裏不用挪動位置，就能飽覽滿眼風景：西邊是色彩輕盈的維港摩天輪，北邊隔海可望西九的M+博物館、香港故宮，東邊氣勢恢宏的會展中心矗立岸邊。一景收盡城市政治、文化、商貿地標，一眼就能看懂香港兼容並蓄的國際風貌，視野開闊，心境也跟着豁達起來。

最後我沿着綿延的維港海濱長廊緩緩漫步。這條貫通港島的海岸步道平整乾淨，一路臨海臨島。沿途不時遇見慢跑的路人、帶孩子散步的家庭、駐足拍照的遊客。沒有急促的步調，只有悠悠的城市生活氣息。原本莊嚴的片區，也因為這條長廊，變成了市民共享、充滿煙火氣的公共空間。

半日閒遊，步履從不匆忙。我們看過綠茵靜好的公園，看過藝韻滿溢的海濱，望過層次豐富的城市天際線。這裏沒有過度包裝的風景，只有最真實的香港：端莊卻不冰冷，繁華亦不失溫柔。一陣海風吹來，忽然明白，最好的旅行從不是趕路，而是像這樣隨步海岸，讀懂一座城的溫度與風骨。

## 「無」中之「有」

「幸福沒有歌聲，幸福沒有思想，幸福什麼也沒有……」偶然間讀到芬蘭作家索德格朗題為《痛苦》的短詩，開頭關於「幸福」的表述瞬間攫住了我。

幸福難道不是生動美麗、熱烈蓬勃的嗎，怎麼會「什麼也沒有」？細讀後，方知詩人是把「幸福」作為「痛苦」的對照來書寫的。在他筆下，「痛苦」強壯豐饒，可抵達人類靈魂的深度；而「幸福」卻被描繪為一種虛靜、沉寂甚至「邪惡」的狀態，易讓人沉溺、停滯不前，需「搗碎」。詩人這點我並不贊同，卻深愛其精準捕捉的那些幸福意象：沉睡灌木裏的沙沙聲、從暗藍色深處緩緩滑過的雲朵、正午廣袤的田野、陽光下無垠的海面……確實，幸福很多時候就是這種平平無奇的自然狀態。它不像七彩虹霓，絢爛繽紛，耀於天空；只素面朝天地，如清光灑地，溫風撲面。這樣的幸福出現頻率其實是非常高的，卻往往被忽略、被無視。

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便是這樣。明明身在福窩，卻總抱怨這不如意，那不順利。直到那個周末的下午。我騎車回校，清風吹動長髮，正飄然爽然際，路邊突然閃出個人影。「砰」，車翻人仰。看着那個花白頭髮的老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，我腦子裏「轟」一下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徹底碎了，恐懼似藤蔓瞬間爬滿了心壁。我抖着雙腿扶起老人，她顫着手指向旁邊一座小平房，說是她家。我攙她回屋，她「哼哼」個不停，直喊頭暈。我心如墜鉛，直往下沉，彷彿看到數不清的麻煩正雪球似的朝我滾來。她執意不去醫院，只扣下了我的自行車，說等她3個兒子回來再決定。

那個黃昏，我獨自一人，失魂落魄地走在空寂的馬路上，淚水無聲滴落。天邊晚霞似錦，路邊樹木枝丫分明，前面熟悉的校園也漸漸顯出了輪廓——之前從未在意的這一切，那一刻忽然變得可愛起來了。而曾被她嫌棄的上課下課平淡如水的日子，也在可能失去的陰影籠罩下，突然煥發出了無比鮮明的光澤；倘若就此失去，我當如何自處？

好在最後有驚無險。老人無礙，自行車也還了我。但那種惶恐害怕的感覺，卻像磁石般牢牢黏在了心底。經此一事，我才第一次深深領悟到：平安無事就是幸福。

年歲漸增，這種感覺越發深切。生活中大大小小的「意外」，就像一針針清醒劑，會將沉潛於體內、所有能感受幸福的細胞徹底喚醒。不久前，父親住院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陪護，一連八九天睡不到一個好覺。躺在醫院狹窄的摺疊床上，身心疲累到極時，格外想念平時那規律到近乎刻板的生活：入夜便能安閑地躺在寬敞的大床上，是何等舒適自在啊。但凡身體稍有不適，更覺平安無虞才是幸福最本真的內核。因為，「無常」隨時可能會降臨，會奪走你以為理所當然的一切；而那些貌似平淡蒼白毫不起眼的「日常」，才是上天最慷慨的饋贈。

如今再讀畢淑敏的《提醒幸福》，曾經的不以為然早已煙消雲散。幸福，確實需要提醒，它並不在遙遠的未來，也不在即將到來的明天；它，就在此時，就在鮮活的此刻。晴天，靜靜地欣賞陽光吧。看它如何一寸寸翻過對面高高的樓脊，躍入窗台，灑落片片柔暖。雨日，不妨看那濛濛雨絲，在空中怎樣架設橫杆，織成一簾清涼帷幔。走在校園裏，宜放緩腳步，聆聽鳥兒或婉轉或激昂的歌唱；可閉眼深呼吸，感受泥土與草本混合的清新之氣。坐在餐桌邊，莫如以享受的心態，細細品味米粒的清甜，體會熱湯滑入臟腑的暖意。哪怕無所事事，或靜坐、或斜倚，也能清晰地感知到，那分秒秒的悠閒自在。

索德格朗說得對，幸福的確「什麼也沒有」。正如周國平所言：人們習慣把幸福解讀成「有」，其實幸福更應該是一種「無」，無憂無慮，無病無災。很多人說它看不見摸不着，殊不知，它無限的「有」正深蘊在所謂的「無」中，就藏在每一個平安度過的晨昏裏，融在生活最素樸綿密的質地中。當你看見、當你享受，幸福，便已圓滿。

# 善意如花盛開

琴台客聚 伍采果

我出門自駕旅行的時候還是3月底。

朋友們都知道我酷愛吃甘蔗。在廣東，吃甘蔗有「清明蔗，毒過蛇」的說法，3月底再不吃，就要等到年底了。從韶關珠璣巷走出來時，我看到路邊一輛掛廣西車牌的客貨車，車上剩了不多的已不再新鮮的黑蔗，車旁擺着的價格牌上寫着「5元一根」，年輕的小老闆正滿頭大汗地給唯一的一位顧客削着甘蔗皮。聞着風中的甜香，我不由自主地嚙了口水，想吃，又擔心自己一個人吃不完整根甘蔗，便試探着問小老闆能否賣半根，問完，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。想走，又饑得緊，還是在甘蔗攤前站了一會兒，看着小老闆忙完，抽出一根小甘蔗，一面削皮，一面示意我拿塑料袋給他，將削好皮的甘蔗一截截斬好裝袋給我，淡淡道：「不要錢。」

那根小小的甘蔗我在路上啃了整整兩天，細嚼慢嚙，每一口都很甜。

走到呼和浩特是5月底，臨近返程，我開始挑選帶給親友的手信。家在呼和浩特的

師姐請我吃了心心念念的沙蔥包子之後，帶我去了一家專賣地道內蒙古特產的小店，我選購的東西不多，結賬後一時嘴饞，想再買些蒙古果子，小店老闆聽聞我只買十個八個，索性不收錢，拿起袋子就裝了一大袋送我。而後的幾天，每次吃着香酥的蒙古果子，便能體味到大草原的溫暖與熱情。

愈是臨近旅途尾聲，我愈是「近鄉情切」，也不走原先規劃的旅行路線了，導航直接切換成了返程路線。雖是日日歸心似箭趕路，但仍沿着國道、省道、縣道、鄉道甚至村道緩緩慢行。

那天行至河南鄧州，導航頻頻提示出錯，我跟着提示掉頭數次，才發現誤入了狹窄村道。天色已黃昏，還漸漸瀝瀝下着細雨，心裏便有點怯，小心翼翼穿過屋舍密集的村落，駛入兩側遍布麥田的鄉道。望見田裏成熟的麥子大片發黑倒伏，我的心口驟然揪緊。我小時候在北方鄉下住過兩年，深知農人耕種的辛苦，從前多靠人工勞作，縱然如今機械化普及，但播種和收成依舊要看天吃飯。一想到農人自冬日播下麥種，好不容易熬到麥穗飽滿，卻遭

遇連日陰雨，便無法不替他們憂心……

天黑前落腳一處小鎮，住進鎮上寥寥幾家旅館裏看着最體面的一家。旅館老闆身形壯實，膚色黝黑，留着寸頭，頗有幾分《無間道》裏江湖大佬的氣場。旅館陳設簡陋，我照舊搬了茶具到房間泡茶，老闆得知我要燒水，告訴我店內自來水是自家打的井水，受了污染，口感欠佳。他順手拎來一大桶純淨水送我泡茶，分文未取。

第二天雨還是沒有停，我去旅館樓下的小店吃早餐，在雨中看清了小鎮的樣子：十字街道滿地泥濘，街邊冒雨擺攤賣蔬果、雜物的人們滿面滄桑，眉眼間卻藏着笑意與堅韌。我喝完一碗熱呼呼的胡辣湯，吃下兩根香噴噴的油條，店家亦未將我當異鄉客，只收了我4塊錢。

離開時雨還在下，我瞥見街邊的鮮花攤，花的品種並不多，但都在雨中奮力綻放。那些花讓我想起聖經經文：「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，沙漠必要歡喜，如花盛開。」再回望我一路上收穫的點點滴滴的善意，便篤定相信，那些心懷良善的人們，上天一定會對他們溫柔以待。